

呂東萊文集

五





呂東萊文集

(五)

呂祖謙撰

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三

易說

賁

伊川曰：合而後有文，此說甚好。小利有攸往，當看小字。雖如賁之文章，亦止口小利有攸往而已。

象：天下之人，先須看其基本如何。剛本強也，文之以柔，故无不亨。柔本弱也，文之以剛，則小利有攸往。文者，文飾之也，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。文王聖人也，得尙父佐輔之，故爲大聖人之事業。周公、伊尹、聖人也，所佐者太甲、成王而已，則亦止於太甲、成王之事業。日月星辰雲漢之章，天之文也。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。此理之在天人，常昭然未嘗滅沒。人惟不加考究，則不見其爲文耳。此一段當看觀字，唯能觀察此理，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，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。

象：山下有火，賁。火在山下，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，是以謂之賁。賁，文也。山下有火，山上方有光輝，猶文章必從根極中來，聰明不可恃。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，故失之於過。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聰明，故於獄无敢折。大抵无敢折獄者，非謂淹延退縮也，乃周詳審察，常若不明者之所爲，故曰无敢折獄。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爲光華，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。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，不以二光華可慕，而遠從四，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。夫舍車而徒，非謂有車而不之乘，以義之不當故也。象又惡人以

道義自負。驕富貴。羞王公。故又曰。義弗乘。蓋曰。吾非輕富貴。車服爲不足道。但義不當乘之耳。義當乘。則乘之矣。若義之所在而乘之。則亦足以光華。此足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。

六二。大凡有本則有文。夫人之須。不離於頤頤。文生於本。無本之文。則不足貴。

九三。居內卦之極。又有離體。故爲文明之極。故曰。賁如濡如然。又曰。永貞吉。何也。蓋文之極。須當守以正。大凡有文之人。自爲人所重。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。此蓋有說。文士爲人所愛。而亦爲人所薄。若唐之王楊盧駱。雖有文采。終爲人薄者。以不正故耳。若孔子孟子。非不文也。而後人仰之。莫不肅然而敬者。以其永正也。六經之文亦然。


六四。白馬翰如此一句。須當看。且四與初爲正應。爲九三之剛閒隔。故未婚媾。初四雖爲九三閒隔。然其從正應之志。如馬之飛。然後必合。凡人之於事。其所當合者。終不爲人所閒。然亦不可以爲當合而不思慮也。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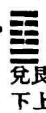
六五。大凡居君位者。當使我裁制於人。不可受人之裁制。今六五雖居君位。而陰柔之才。不足自守。故求上九之賢。而資比之。故云吝。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爲。而資求於人。與不求者固異矣。故曰終吉。上九。伊川曰。唯能質白。其賁則無過飾之咎。此一過字。須當看。

易傳於賁卦。論取象卦變之義甚詳。恐讀者未易遽曉。今擇其可圖者。隨文釋之。傳曰。有取二體。又取消長之義者。雷在地中。復山附於地。剝是也。


復是陽長。剝是陽消。所以名爲復者。陽復。名剝者。陽剝。


又曰。有取二象。兼取二爻。交變爲義者。風雷益。兼取損上益下。山下有澤。損兼取損下益上。是也。

 剝上益下。初之陰。此損上益下也。故四變爲陰。初變成陽。體

 益上損下。上本是坤。下本是乾。損下益上也。故三變爲陰。上變成陽。體


又曰。有既以二象成卦。復取爻之義者。夬之剛決柔。姤之柔遇剛。是也。

 夬上。夫五陽決上之。下。陰。是剛決柔。

 姤下。姤陰。始生於下。與陽相。遇。故曰柔遇剛。

又曰。鼎又以卦形爲象。


 鼎上。受物足。

 頤上。受物足。

又曰。有以形爲象者。山下有雷。頤。頤中有物。曰噬嗑。是也。

外中外。實虛實。

 頤上。上下二陽。中含四陰。上止而下。外實而中虛。人頤頤之象。

 噬嗑。卦上下二剛。爻而中柔。外剛中虛。人頤口之象也。

物。上止下動。

又曰。訟。无妄。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。凡以柔居五者。皆云柔進而上行。柔居下者也。乃居尊位。是進而上也。非謂自下體而上也。

☵☵ 坎下

訟。象曰。剛來而得中也。謂之剛來者。謂下體本是坤卦。剛自外面來。變二之爻為坎也。剛不動。豈自下體來乎。

☰☳ 乾上 震下

无妄。象曰。剛自外來。而主於內。變初一爻為震。一體來與訟卦同。

又曰。先儒謂資本泰卦。豈有乾坤重而為泰。又由泰而變之理。下離本乾中爻。變而成離。上艮本坤上爻。變而成艮。離在內。故曰柔來。艮在上。故云剛上。自非下體而上也。

先儒說。柔來而文剛分。剛上而文柔。伊川程氏說。

☰☷ 乾下

泰。☷☱ 艮上 離下

中爻變

成艮 離上 下賁

本泰本泰 九二上六 之剛之柔 來此來此 爻上爻上

上爻變

又曰。乾坤變而為六子。

☰☰ 乾為父

☷☷ 坤為母

☱☱ 兌為兄

☲☲ 離為弟

剝

☶☶ 艮為山

☴☴ 巽為風

☴☳ 震為雷

☱☳ 兌為澤

賁者飾也。致飾然後亨則盡矣。以致飾爲亨。則其亨盡矣。譬如花開。方其未開之時。固有無窮之意。及其一開之後。則殘謝而已。豈復有餘蘊哉。

六三居羣陰剝陽之時。乃獨與上相應。則必與上之羣陰相失也。然謂之无咎者。處小人之羣。必與小人相失。然後於君子之道无咎。得小人之心。必失君子之心。得君子之心。必失小人之心。无受咎之理。六五居羣陰剝陽之首。義本當凶。然爲有一陽在上。陰必從陽。故五率羣陰。順序從陽。如貫魚。獲寵愛於陽。如宮人。蓋五陰雖小人。上御得其道。則天下狙詐。咸作使下。缺

復

復。小而辨於物。當初一下。豈曾不完具。只是上面太有階級。

復卦一陽生。雖五陰之盛。不能抑遏。猶人善端之生。雖習氣豈能昏之。猶笋迸於石。自然發生。豈有障蔽。故曰復亨。然善端初生。全在愛惜保護。不可戕害。方能類聚而不孤。所以繼之以出入无疾。朋來无咎。剝之後。繼之以復。蓋陽無剝盡之理。剝窮上反下。纔到窮。則必復。此自然之理。積惡之極。則必思復善。積邪之極。則必思復正。積陰之極。則必思復陽。且以剝之上九一爻觀之。曰碩果不食。譬之植果。實既蕃。必須采而食之。餘果雖皆剝落。其中須遺一兩顆。不能盡食。便自有發生意。天地生生之理。元不曾消滅得盡。此剝之後。所以必有復也。夫復自大言之。則天地陰陽消長。有必復之理。自小言之。則人之一心。善端發見。雖窮凶極惡之人。此善端亦未嘗不復。纔復便有亨通之理。且以卦體之爻觀之。初九一

陽潛伏於五陰之下。雖五陰積累在上。而一陽既動。便覺五陰已自有消散披靡氣象。人有千過萬惡。叢萃一身。人之善心一復。則雖有千過萬惡。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象。是纔復便有亨通之理。蓋天地發生之初。最是於萌蘖始生之時。要人營護保養。且如草木萌動。根芽初露。易被摧殘。惟能於將生之際。遮覆蓋護。則枝枝葉葉。漸漸條達。人之善端初發。亦多爲衆惡陵鑠。惟是於出入將疑之時。養而無害。然後自然朋來。朋謂助也。如所謂德不孤。必有鄰。凡善類皆朋也。凡日用閒遇事。互有相發明吾之善者。皆朋也。萬善會聚於吾身。自然无咎。自復亨下數句。次序節目。整然不亂。反復其道。七日來復。此是天道消息盈虛自然之理。如自一陽之復積。而至於二陽之臨。三陽之泰。四陽之大壯。五陽之夬。六陽之乾。皆反復自然之天道。人於善心發處。便充長之。自可欲之善信。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之神。亦自性中所固有者。出入无疾。入者。謂剝之上九一爻。來入於復之初九。故謂之入。出者。謂初九一爻。漸出而爲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上九。故謂之出。利有攸往。此一句。最是做工夫處。天道到一陽始復時。便自此浸浸而往。人於善心發處。便自此迤邐充長去。亦何所不到。只爲人纔到善心發處。又爲人欲障蔽。不能利有攸往。人善心悔處。日用甚多。或聽言而於心有悔。或因觀書而於心有動。或於應接事物而有警悟於心。日用閒。復處甚多。雖大姦大惡之人。亦然。惟其不能利有攸往。故至於頻復爾。象者。聖人言一卦大體之意也。剛反二字。最要看。天道至於復時。何故都无障蔽。爲天能剛反。剛反二字。見得天道復處。人惟其不能剛反。雖動而又以逆行。故不能利有攸往。惟天道能剛反。動而以順行。是以出

入无疾。朋來无咎。反復其道。七日來復。天行也。天行是解上兩句。所以如此者。是天道自然之運用也。學者最要就天行上看。天道之有復。乃天行自然之道理。人之善心發處。亦人心固有之理。天道到復時。便運行無閒。人何故於善心發處。乃不似天之順動而善心又多泯沒。蓋爲天以無心運用。人以私意障蔽。人雖以私意障蔽。然秉彝終不可泯沒。便是天行無閒之理。利有攸往。剛長也。惟剛長。便能利有攸往。

復、其見天地之心乎。此一句。最不可以言語解。而可以身反觀。天地以生物爲心。人能於善心發處。以身反觀之。便見天地之心。

象、復自十一月觀之。嚴霜暴雪。正萬物摧挫時。无有生意。安得有雷。不知雷聲已自潛於黃鍾之宮。但雷伏在地下。雖无朕兆之可見。无聲音之可聞。人自不知其所謂復。蓋積陰沍寒之後。而陽氣發生之理。其在地中。不輕發用者。甚有力。如人雖爲窮凶極惡之事。積於一身。自外觀之。若終无悔過之心。然固有之良心。亦自具在。或有動於中。誰得知之。先王以至日閉關。前人之說。多以爲保養此善端。先王知天地之心如此。故以體法。此說固不礙理。究竟未是。此皆聖人實事。聖人以天地爲本。陰陽爲端。隨天地之動靜而應之。當復之時。靜以處之。則盡裁成輔相之道。苟不靜以處之。則擾亂天地之性。術數家以爲厭禳之法。固爲鄙陋。若只作故事看。亦非。須知先王以天人爲一體。人有善心。不能充長。蓋人以天人爲兩體故也。

六二、下謂初也。聖人指復處為仁。此正與答顏子之問克己復禮為仁相似。蓋聖人之語。只是一理。上六、君道莫大於改過復善。一不改過。則非君道矣。

易、臨傳曰。至於八月有凶。八月謂陽生之。八月陽始生於復。自復至遯。為八月。自建子至建未也。二陰長而陽消矣。又剝傳曰。一陰長則一陽消。至建戌則極而成剝。又復傳曰。姤、陽之始消也。七變而成復。故曰七日。猶七天也。今總以圖明之。



无妄

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。所謂復則不妄矣。聖人終日乾乾。純剛不息。何自外來之有。易所以告學者也。苟不知復。則流於妄。而不自知矣。

卦辭言不利有攸往。而初九則曰往吉。六二則曰利有攸往。蓋既曰无妄。則已上別无去處。動著便錯。才添纖毫。則妄矣。此卦辭所謂不利有攸往也。雖動著便錯。然又非塊然不行也。此理元自流行而不息。故兩爻皆以往爲吉。

六二耕穫菑畲。是有意作爲。非天理也。象曰未富也。蓋天然五穀。我強以人力耕穫之。是認以爲已有。而私其富也。不耕穫。前輩言述之者。天也。作之者。人也。正此爻之謂。蓋述是循其天理自然。无妄也。作是人爲。人爲則妄矣。易傳言心有欲而爲者。則妄也。最好玩味。

六三或繫之牛。觀此爻人之微求幸得之心。皆可息也。象辭曰行人得牛。邑人災也。其指示人。猶爲簡切。蓋无妄之得失。必隨之。初不曾得也。

五以剛居中正之位。二復以中正相應。是順理而爲无妄。此猶可識也。四以剛陽而居乾體。復無應與。亦謂之无妄。此最難識。譬如爲屋。長短之中則易見。輕重之中則難識。蓋四地位既偏。聖人所以戒人。可以正固守之也。此有二義。以九居四。剛柔相濟爲中。中则无妄。

九五居无妄之至。惟能自信。則勿藥而有喜。易傳曰。惟戒在動。動則妄矣。蓋是極正之理。增分毫則爲贅。

過分毫則爲過。既已无妄而復動。是亦以妄爲无妄之疾也。象言不可試也。試字最要。看蓋疾則无妄。而猶欲試嘗其藥。則已不自信矣。卽妄也。如目疾者。以青爲紅。以白爲黑。色初未之變也。今惟當自治其目。而色自定。卻無改色以從目之理。

上九无妄。至理也。而上九則至理之極也。至理之極。不可加一毫人僞於此。而猶有行焉。則乃妄而有咎矣。天理所在。損一毫則虧。增一毫則贅。无妄之極。天理純全。雖加一毫不可矣。孔子稱顏子。吾見其進。未見其止也。未止則有所進。既止矣。雖少進亦不見。故象曰。无妄之行。窮之災也。蓋窮極則過。過則反爲无妄之害。言无妄之窮而又行。所以災也。

大畜

序卦。有无妄。然後可畜。故受之以大畜。畜。養也。若无此理。又何所養。有无妄。然後可畜。此最爲學之要。无妄則有誠。誠立方可涵養。畜。聚也。使誠不立。則涵養者何物。將何以爲畜也。伊川曰。止則聚矣。纔止則自然有聚。書曰。允懷于茲。道積于厥躬。允。誠也。懷于茲者。已止於此矣。然後道始能積。又中庸曰。不誠無物。惟誠。然後有物。惟无妄。然後內充實而有主。故可以畜於內。若有妄。安能畜哉。惟无妄。然後中有主。自是畜之。至於篤實輝光。可也。

大畜。利貞。不家食。吉利。涉大川。我所養既大。然後可以受爵祿。當患難。若未有所養。而欲出爲世用。則危矣。所畜者既大而不正。則反爲學者之害。所謂學非而博者也。言語足以動人。文章足以聳衆。不正則

反爲害。不如空無所有之人。雖欲害物。亦不能爲大害。故利於正。有如是之人。所畜者大。而又正。則是道全德備。充足飽滿。可以有爲於世。而亦天下之所仰望者也。故不家食。則吉。而利涉大川。以濟險也。是聖人教人。斟酌量力。然後進而有爲。畜既正。而家食則凶。畜不正而不家食。亦凶。惟畜正。故不家食。則得其位。行其道。致君澤民。而天下被其利。故吉。涉大川。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。而天下安。故利。

象、剛健篤實。此四字最爲根本。惟剛健篤實。故能輝光日新其德。有光輝之理。剛上而尙賢。自能止健大正也。夫難畜者。莫難於至健之物。若柔弱之人。則易爲畜矣。是以止健。必須先有其剛健篤實。及尙賢之德。然後可也。惟其止得住。是大正也。乾之健。天下之至健也。无一物能加之。今也爲上九所止者。以其所尙者。賢而大正也。大正者。理也。天下之健。物莫能止。惟理可以止之。不家食吉。養賢也。此與卦之辭辭不同。卦言有如是之人。不家食而出於有爲。則吉。蓋以其人所畜者大。則可以施爲也。凡人有餘於己。則可以施於世矣。故乾之初九。則勿用。聖人於象。恐人以不家食爲賢者之吉。則必求所以不家食者。故又從而發明其義。夫賢者之進就。自有時命。本無可喜可憂者。若以不家食便爲吉。則非賢者之所養矣。故繼之曰。養賢也。言此者。係國家之吉也。非賢者之吉也。以爲如是之人。能使之不家食。舉而在位。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也。利涉大川。應乎天也。常人之濟危難。必用私意小智。以求濟也。聖人則不然。順天理之自然而已。湯武是也。若涉難而不順天意。是取敗之道也。

象、天在山中。大畜。天至大也。而在山中。此大畜也。以形跡論之。山安能畜天。今且以近者論之。則知有此

理。且人之一心。方寸閒。其編簡所存。千古之上。八荒之閒。皆能留藏。則知天在。山中爲大畜。有此理也。君子觀此。則多識前言。往行。以畜其德。於古聖賢之言行。考迹以觀其用。察言以求其心。如是而後。德可畜也。不善畜者。蓋有玩物喪志者矣。

初九。陽欲上進。爲上六四所止。是知有厲。則利在己而已。己則不犯患難也。以剛健之才。而處於初。又乾健在下。其欲向前而上進者。何如哉。然當大畜之時。爲艮四所止。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。故有厲。凡人之有剛健之才。則其向進之心。毅然有不可犯者。今爲艮四所止。則其心愈躁。而不能堪。且將決裂四出。而後已。故聖人戒之以利己。凡人在我雖剛。而時之所不可。苟不顧而強求之。則其犯災也。必矣。九二。與六五爲正應。然九二恃剛陽之才。必於上進。是剛健之人。正欲放縱有爲之時也。然上爲六五制之。而不得去。是輿說輻之義也。有所畏而止之。以免災者。初九是也。无所畏。知其不可過剛而止者。二也。二以剛而居乎中。見其時之不可而自止焉。以居乎中。故曰輿說輻。言能度其宜。見其不可。自說其輿輻而不行也。故象曰。中无尤。

九三。夫初九與九二。欲上進有爲。爲上所制。畜然後知止。固自爲易。九三與上九爲應。正是二陽相得有爲之時。如良馬馳逐於道路之閒也。當正得意之時。上又无人止制。而知艱貞固守。不敢放縱。防閑輿衛。使无傾覆之患。最九三之難者也。惟其知艱貞而閑輿衛。故利有攸往。

六四。制惡於未萌之時也。六五。制惡於已形之後者也。夫於惡之未萌而制之。不使有是。特畫小之牛角。

則其角終無見矣。何必於角。蓋角者。牛以之觸物。如人之惡念也。及六五惡已形之後。吾則於其惡之起處。從而制之可也。夫制已形之惡。不於惡之關要處去之。非得制惡之道。夫豕之能噬嚙者。以有牙也。今積其牙。是制其要會處也。

上九大抵畜極則散。如伊尹樂堯舜之道。居賦畝之中。其畜可謂大矣。必佐湯以發其所蘊。是得時如天之衢也。故象曰。道行得時。行道之謂也。

頤

易傳曰。无養則不能存息。此一句。最當看。凡人未嘗无良知良能也。若能知所以養之。則此理自存。至於生生不窮矣。息。生也。

頤。貞吉。頤。須是正得。正如堯舜禹湯文武。則吉。如邪說養之。則凶。

象。蘇辭。既言貞吉。而孔子復象之曰。養正則吉。疑若贅也。殊不知聖人一字之閒。自有无窮之意。學者若識則之一字。庶乎知之矣。觀頤。觀其所養也。自求口實。觀其自養也。觀我之所以自養。正與不正也。天地養萬物。聖人養賢以及萬民。人皆知萬物之自生自息。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。聖人德與天地合。故養賢以及萬民。然萬民之多。安得人人而養之。惟得其要會。則所養甚約。而所及甚博。其要先在於養賢而已。

象。伊川曰。雷震於山下。山之生物。皆動其根。發其萌芽。為養之象。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。不過雨露之

澤而已。而此言雷者。其義甚深。故易傳有發動之意。此意當自體會。

初九、觀我朵頤凶。六二、顛頤拂經。於丘頤。征凶。六三、拂頤征凶。頤自初至三。皆震體也。震動也。頤養遠理而求養。故三爻皆凶。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。無時而不凶也。

六四、居大臣之任。而才質柔弱。似不勝任。惟六四到此。知自柔弱。下有初九陽剛之賢。屈己就養。是亦吉也。內既陰柔。必資人以養。其威嚴固非色厲內荏。徒有外貌之威嚴也。以其有所養。然也。其欲逐逐。无咎。常人資人養。以有能。既得之。則必認爲己有。而忘夫人。是未必无咎也。惟到此一節。其欲賢好下之心。逐逐然相繼不已。庶幾无咎也。象上施光也者。譬如天之雨。雖本興於山川。至其及下。則是自天而下也。六四本資初九。而有能。至其有爲。乃自六四下施也。

六四、易傳所謂柔順而正者。以陰居陽。謂之正。以陽居陰。亦謂之正。六五、當人君之位。天下所望而養者也。今也六五以柔弱之資。上資於上九。以頤。是拂君之常經也。然人君既知柔弱。及任用大臣。須是正一不變乃吉。如漢之元帝。任蕭望之。所宜居貞者也。惟任不專。故恭顯得以陷之。而卒亡漢室。大抵資人以有爲。可小事而不可大事。故曰。不可涉大川。

上九、以剛健居師傅之任。人君資之以有養。是由剛健以養者也。然既有剛健之才。又須有戒懼之心。兩者兼備。然後可以涉大川。使有剛健之才。无戒懼之心。則是暴虎馮河。徒勇也。有戒懼之心。无剛健之才。則是兢兢畏懦。亦不能有爲也。惟兩者兼備。故作大事而天下蒙其利。又六五不可涉大川。上九利

涉大川。六五君也。上九臣也。君當量力。臣當盡力。君當畏難。臣當徇難。君之患常在於太自任。臣之患常在於不自任。

大過

大過。兌上巽下。兌說也。巽順也。爲非常大過人之事。自常人論之。必須剛毅勇力之人。乃能辦此。不知辦此事者。卻是巽順和悅。元不須動聲色。

象。君子以獨立不懼。遯世无悶。蓋大過雖本於理不過。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曾見。必大驚駭。無一人以我爲是。非有大力量。何以當之。若見理不明者。見衆人紛紛。安得不懼。見理明者。見理而不見人。何懼之有。我所行者。左右前後。縱橫顛倒。無非此理。又何嘗獨立乎。彼衆人紛紛之論。人數雖衆。然其說皆无根蒂。乃獨立也。至此。則我反爲衆。衆反爲獨矣。

習坎

坎。陷也。陽居陰中。則爲陷。離。麗也。陰居陽中。則爲麗。是知小人猶可以依附君子。君子於小人羣衆中。決無容身之地。

常人言險。必以爲凶德。坎。所謂天險不可升也。地險山川邱陵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。險之用。乃如此。蓋易其道甚大。百物不廢。若惡險而棄之。是廢一物。廢一物。不足爲易。

九五。凡水火。以常論之。水屬陰。火屬陽。至以爻論之。天一生水。水中有陽。故坎卦。上下二陰。中央一陽。故